

也吾[illegible]朗自問竊喜

自誇也倘吾因是以自

吾蓋自設教宗耶[illegible]後

之不循人者亦咸為擬

於文即吾之所循人者亦

於文之罔失噫吾之於文

于[吾]果得而行之耶

用威

各得其道矣夫戒與董上

休用威而後可為上者

秉彝之性無以戒而弗[不]

董之而弗誠然亦貴於

自舉其為典之所攸關

弗賞罰之至明焉其可

自詡也偏吾因是以自誇
吾益自設教宗派■後往
之不循人者亦咸為擬議
於文即吾之所循人者亦
於文之固失噫吾之於文
丁果得而行之耶
所咸
得其道矣夫戒與董上之
休用咸而後可為上若可
象爽之性無以戒而形
董之而昂誠然亦貴於各
自無其為典之所攸門民

四書考輯要卷九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孫蘭森編校

論語

先進第十一

從我於陳蔡

史記孔子世家　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乃發徒役圍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

衰。子路慍見。孔子曉之。即君子固窮語也。又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言人非兕虎，乃相率困於曠野。吾道非耶。或吾道有致罪之處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問如前。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讀作盍。少貶焉。少貶其道以就人也。子貢：孔子曰。賜。而志不遠矣。謂道不容而自貶，何所見之小也。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問如前。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其責在我。道既已

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其責在人。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顏子所見者大。能道夫子所欲言。故夫子喜之至。而願爲之主其家財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

陳 世系見中庸大孝章子孫保之條。

蔡 姬姓。侯爵。周文王第五子叔度。封於蔡。今河南上蔡縣地。蔡平侯徙新蔡。今河南新蔡縣地。蔡昭侯又徙州來。今安徽壽州謂之下蔡。

書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周公踐阼攝行天子之事。時管叔與蔡叔監殷于東都。疑周公之爲。將不利于成王。乃挾紂子武庚作亂。周公奉王命征之。囚蔡叔於郭鄰。郎號也。今河南陝州地。蔡仲蔡叔之子。克庸常也。祗敬也

德。能常用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蔡叔。卒。乃命諸王。成王。封諸蔡。是爲蔡仲。凡十六傳至景侯。同。爲楚靈王所滅。因以爲縣。楚平王立。復求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又六傳至侯齊。復爲楚所滅。遂亡。

南容三復白圭

【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作此詩以自警。其五章曰。白圭之玷。缺也。尙可磨也。圭有瑕。可磨而去。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言有疵。則不可挽回。此見人宜愼言也。南容三復此詩。蓋亦慮言之易縱。而讀此自警。故夫子嘉之

顏路顏無繇字也。顏回之父。唐宋歷贈爵。明改稱先賢顏氏。本朝因之

【家語】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顏路受學。【又】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

亓音其

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鯉字伯魚。孔子之子。子思之父。葬於孔子墓東。宋始贈爵。明改稱先賢孔氏。本朝因之。

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以君賜爲榮。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又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爲之終日不生倦怠。其惟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修飭也。

禮記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

猶哭。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為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於禮無服。期可無哭。而猶哭。故夫子止之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言誰人哭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闕里譜系】伯魚學通儒術。魯哀公以幣召之稱疾不行。

長府

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九月。遂伐季氏。入其門。杜註謂長府官府名。論語鄭註謂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朱子因之。意府必與季氏居相近。故公居之。將出不意而攻季氏也。閻氏若璩謂魯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財貨之府。庶可以

結士心。亦一解。但曾始終未改作長府。殆因閔子之言而中止歟。

貨殖　億則屢中

史記(貨殖傳)子貢仕於衛。廢著(貯也。擇人所廢者。積貯之以待價。)鬻財(酌物貴賤以殖貨。)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結駟連騎(馬乘之多。)束帛之幣(幣帛之屬。)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以禮出入諸侯之庭。)

春秋左傳(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朝于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來朝所執之玉。)高。其容仰。(容儀甚傲。)公(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容儀卑遜。)子貢曰。正月相朝。歲首。而皆不度。(不合於禮。)心已亡矣。(心神散失。則容貌失度。)何以

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懈惰也。驕近亂。驕傲則必致亂。替近疾。懈則必致疾。君為主。邾子來朝則魯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夫子謂子貢言出如不中。將來倘知致慎於言。不幸此次言出而中。將必益致多言矣。蓋以戒子貢之輕言也。〔又〕

〔哀十六年〕夏。孔丘卒。公魯哀公。誄累其功德以弔之。之。誄辭見中庸仲尼條。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誄辭內哀公自稱一人。非名也。天子方稱一人。諸侯稱一人則僭矣。君兩失之。禮與名兩失也。

〔家語〕孔子在衛。聞齊田常將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

子貢請使。許之。遂如齊。說田常。說吳。說越。說晉。齊因是不伐魯。吳乃伐齊。晉承吳敝伐吳。而越亦襲吳。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言吾始意祇教賜以止齊伐魯。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由賜之遊說所致。美言傷信。言其說雖美而失實。慎言哉。然其多言也。按是亦億中之一端也。

柴子羔名。又稱季羔。檀弓稱子臯。齊人。高傒十代孫。唐宋歷贈爵。明改稱先賢高子。本朝因之。

家語。高柴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成魯地。今屬山東費縣。宰。

又。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禮也。足不履

影。啓蟄春分蟄蟲啓戸之期。不殺。不殺生也。方長不折。樹枝方長則不折之。不肯傷生也。【又】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即前爲季羔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牆有缺處可以走也。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彼牆有穴可以出也。季羔曰。君子不隧。從竇出也。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吾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曩者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君豈私臣哉。非有私怨於臣言其用刑秉公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

怨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兼公以行罰也。其子羔乎。〔禮記檀弓〕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不大笑而見齒也。君子以爲難。〔又〕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不持兄服也。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以子皐愚孝畏責而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蟹殼似匡。然非爲蠶而始有匡也。范蜂也。則冠蜂首似冠。而蟬有緌。蟬有鬚似冠之有緌。然非爲范而始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成人之衰非爲兄。乃爲子皐之來。似蟹蟬之匡緌。非爲蠶范之績冠也。

春秋左傳〔哀十五年〕衛侯輒來奔。時蒯聵潛入衛。逐輒。輒將自立。季子子路。將入。聞難而來。遇子羔。時子羔與子路同仕於衛。將出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難

季子曰食焉食其祿。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以柴之爲人篤謹。必不輕於死難。故知其必來。以由之好勇已甚。必不避難。故知其必死

季子然平子意如之子桓子之弟爲魯大夫。習見其父逐昭公常懷不法之心。故自多其家得臣由求。夫子折之。亦復詞嚴義正也。

社 見中庸郊社條。

稷 穀神也。

周禮地官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諸侯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社。皆有稷以配之。第言社而不言稷者省文也。又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禮記祭法厲山氏炎帝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后稷繼之故祀以爲稷。白虎通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所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

曾皙 曾點字也。武城人。曾參之父。唐宋歷贈侯。明改稱先賢曾氏。本朝因之

家語曾點疾時教之不行。教化不行於時欲修之孔子善焉

禮記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魯人不說齊衰而入見固時適有國服。故卽以衣問疾。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也。曾點蓋狂士也。此見蟜固之存古禮而譏曾點之廢禮也。

儀僮

歉音欠　祲音侵

爾雅穀不熟為饑。蔬菜也不熟為饉。果不熟為荒。仍重也饑為荐。春秋穀梁傳襄二十四年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祲。

會同。見中庸朝聘條。

按註謂時見曰會。言無常期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討之則既朝覲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見曰同。言衆見也。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故會同為諸侯朝天子之禮。作諸侯

毋音牟
追音堆

相會盟者設春秋諸侯方私相會非王制也。會同各異其事以會同爲一者亦設也

端章甫端元端深以元色衣無文而布幅端正故名章甫與緇布冠同蓋相禮者之服也

儀禮士冠禮元端元裳按元端即朝服之衣天子朝日聽朔皆服元端又爲齋服禮記謂諸侯元端以祭是也蓋在朝則君臣上下同服元端但異其裳耳士相禮者亦得服此其制用緇布十五升正幅爲之故謂之端袂廣二尺二寸大夫以上則袂侈二尺三寸。

〔又〕郊特牲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毋語辭追猶推也以其形名之夏后氏之道也三者皆緇布冠三代各異其名其制亦大同小異。

〔又〕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大也。掖肘服寬大。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按章甫爲殷冠周之禮冠



亦用之故相禮者服之也

元端圖

緇布冠圖

按章甫與緇布冠皆以漆布為之其制同而形微小異緇布冠無笄有笄則冠上以笄可以加簪

頍即帽圍髮際結項
頍帶

中。項中有緇即紒也。亦以頍為之。

章甫冠圖

小相

周禮秋官司儀掌九儀九命之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按相即上擯承擯紹擯之類。詳見上論擯條。

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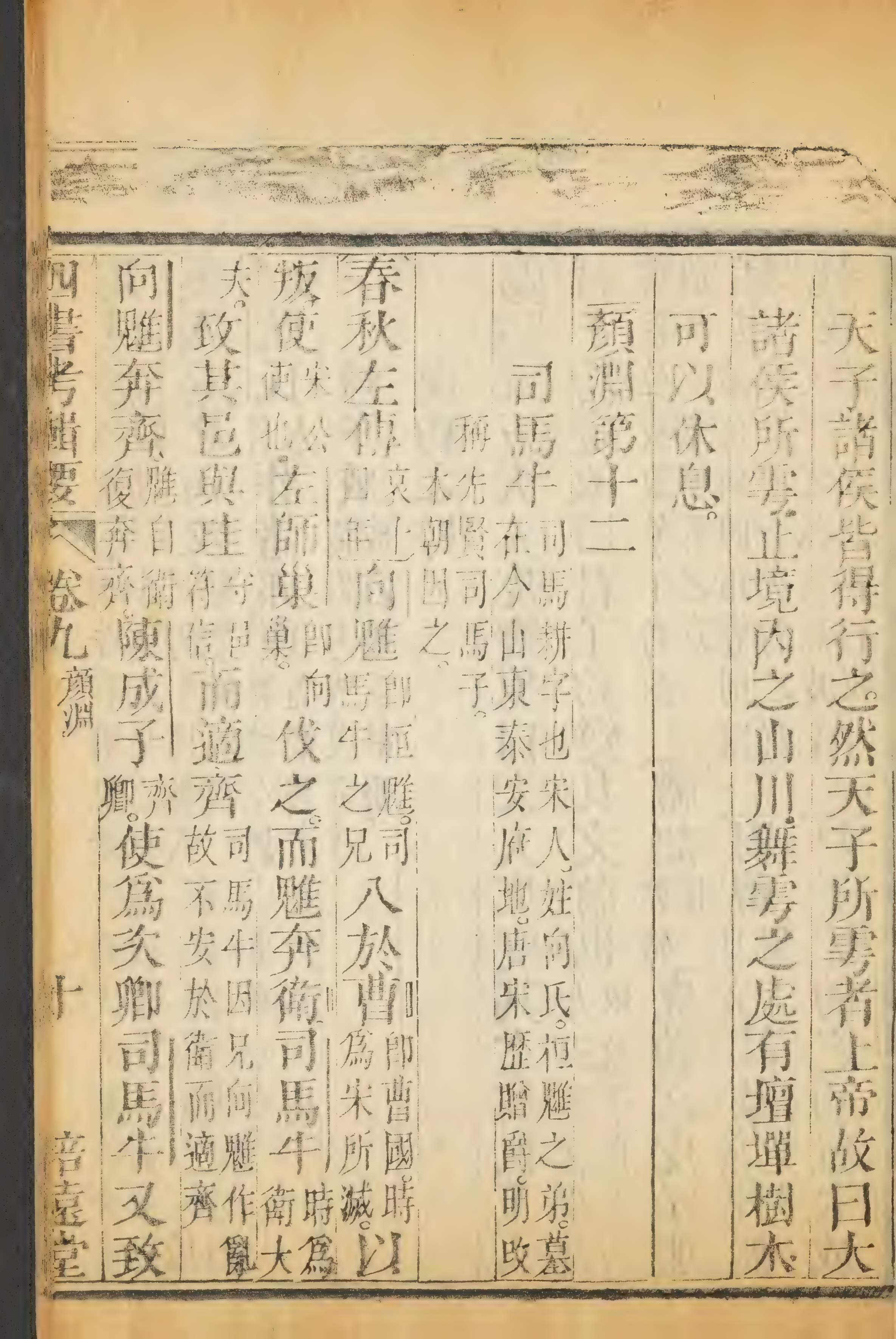
魯地。今屬山東沂水縣。

水經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邱山西北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

雩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衆水所出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又祭法雩宗壇名祭水旱也周禮春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又女巫旱暵則舞雩女巫舞雩崇陰以致雨也春秋左傳桓五年凡祀啓蟄而郊祭天龍見龍宿出見而雩孟夏之時

按雩禮祈雨之祭使童男女舞之或為號呼之聲



天子諸侯皆得行之。然天子所雩者上帝。故曰大諸侯所雩止境內之山川。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

顏淵第十二

司馬牛 司馬耕字也宋人。姓向氏。桓魋之弟。墓在今山東泰安府地。唐宋歷贈爵。明改稱先賢司馬子。本朝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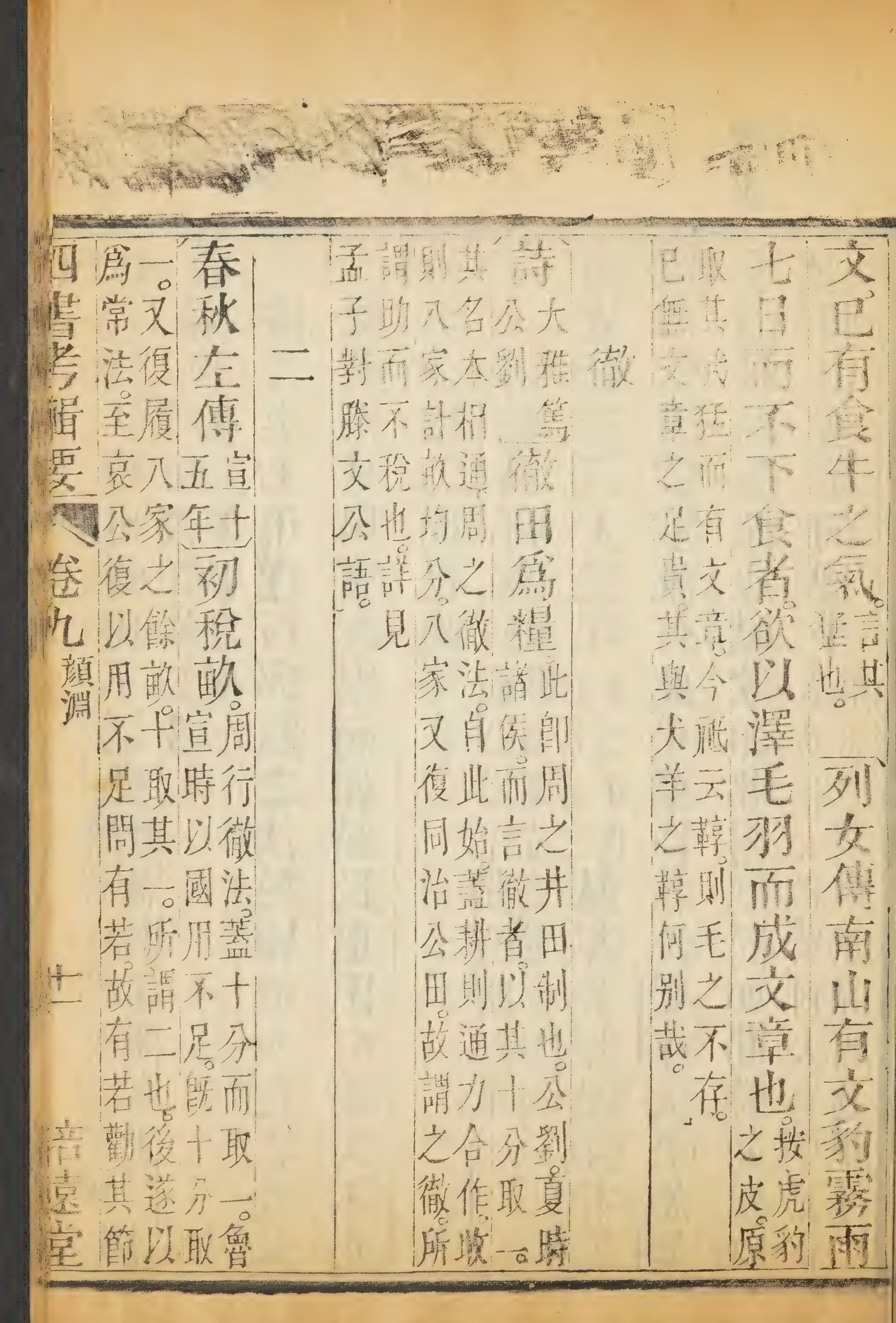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 哀十四年 上向魋 即桓魋司馬牛之兄 入於曹 即曹國時為宋所滅 以叛。使 宋公使也 左師巢 即向巢 伐之。而魋奔衛。司馬牛 時為衛大夫。致其邑與珪 即邑符信。而適齊 司馬牛因兄向魋作亂故不安於衛而適齊 向魋奔齊。魋自衛復奔齊。陳成子 齊卿。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

其邑焉而適吳。時牛在齊已受邑爲大夫雖來奔齊牛不欲與之同處。故復還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司馬牛因吳人見惡故反魯卒於魯郭門之外。城門外也阮氏魯人葬諸邱輿魯地。今屬山東泰安府。盖憫賢者死失其所也。

棘子成衛大夫。失其名。子成之後改姓棘。

虎豹之鞟

易革九五。大人虎變。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九五爲君位。故取象于虎。上六爲臣位。故取象于豹。炳蔚皆文章燦著之意禮記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諸侯朝聘相饗則陳庭實內有虎豹之皮。周禮夏官射人其摯。所執之摯孤執皮帛。天子之孤執虎皮。諸侯之孤執豹皮。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



文已有食牛之氣。言其猛也。「列女傳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毛羽而成文章也。按虎豹之皮。原取其武猛而有文章。今祗云鞟。則毛之不存。已無文章之足貴。其與犬羊之鞟何別哉。」

徹

「詩大雅篤公劉徹田爲糧。此即周之井田制也。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以其十分取一。其名本相通。周之徹法。自此始。蓋耕則通力合作。收則八家計畝均分。八家又復同治公田。故謂之徹。所謂助而不稅也。詳見孟子對滕文公語。」

二

「春秋左傳宣十五年初稅畝。周行徹法。蓋十分而取一。魯宣時以國用不足。旣十分取一。又復履八家之餘畝。十取其一。所謂二也。後遂以爲常法。至哀公復以用不足問有若。故有若勸其節

茀音佩

用而行徹法也。非禮也。穀出不過藉。藉民力以治公田。所取諸民不過如此。以豐財也。即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意。

按魯哀十二年。遂行邱賦之法。於履畝而稅之外。又復別按其田與家財而加賦。民重困矣。此又不止十分取二而已也。

齊景公名杵臼。靈公之子。莊公異母弟。崔杼弒莊公而立之。是為景公。

史記齊世家。三十二年。齊景公三十二年也。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寢宮名。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如弗勝。茀星即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言功作太過。賦刑太重。孛星尚將出。豈獨彗星見而遂懼乎。

疥音介
痁音占

公曰可禳禳祭以禳新福也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則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今山東淄川縣地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從犂鉏之計犂鉏勸其因萊人爲樂而執魯君方會進萊樂萊夷之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責也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春秋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瘧疾遂痁瘧之甚期而不瘳梁邱據與裔款二子皆齊大夫言於公曰是祝史之罪也言事鬼神不豐故致疾也公說告晏子晏子曰若有德

之君其祝史薦信（以君德實陳於鬼神）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不正也）上下怨疾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掩蓋其失）數美（歛陳其美）是矯誣也（矯妄其言而誣神也）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縣鄙之人入從其政（言役使無節）偪介之關（偪近國都之關）暴征其私（徂斂過重）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詛詈）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君若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責逋負）

〔又〕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臺名）子猶（梁邱據也）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

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者爽鳩氏（少皞氏司寇也）始居此地季萴因之（虞夏時諸侯）有逢伯陵因之（殷時諸侯）蒲姑氏因之（殷周之閒諸侯）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又昭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正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

寘音至

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竝。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聽如之教。禮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尊也。

又哀五年

齊燕姬齊景公夫人。生子不成未冠。而死。鬻姒景公妾。之子荼即景孺子。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塞大夫之請。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齊地。今屬山東高密縣。恐其爭立也。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



嘉。公子駒。公子黚。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奔魯也。是即羣公子之寘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公子皆出奔無人埋之也。三軍之事乎不與謀。無人謀三軍之事。師眾也。於師乎何黨所也。之乎。言國已無主。眾人將安歸乎。後公子荼立。是爲景孺子。陳乞逐高昭子殺之。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立之。是爲悼公。按景公遊於牛山。臨城流涕而歎。事載孟子牛山條。

按陳氏在齊。以大斗頒民。以小斗斂。專務樹私恩爲邀結之術。而景公方煩刑厚斂。侈心於宮室狗馬之好。雖晏子屢以直諫發其端。勸其守禮以弭其禍。景公雖知而不能發憤有爲。此所謂君不君臣不臣也。終以嬖愛少子。繼嗣莫定。而陳氏遂得

逞其篡弑之謀此又所謂父不父子不子也景公蓋有爲善之質而無爲善之才姜氏亡而嬀氏昌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片言折獄　無宿諾

春秋左傳（哀十四年）小邾射（小邾大夫。）以句繹（小邾之邑。今屬山東滕縣）來奔。（挾邑以奔魯。）曰。使季路要我。（以一言爲信。）吾無盟矣。（凡挾邑來奔者。必使共立盟誓以示相與以誠子路以明信見重於時故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欲子路之結以一言不必別立盟誓也。）使子路。（魯君使也）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言不信魯國之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何辱而不肯也）對曰。魯有事於小邾。（有攻伐之事。）不敢問

故。不敢問何事往伐。死其城下可也。奮勇以戰死無憾也。彼不臣而濟其言。小邾射叛其君而以邑來歸是叛逆之臣。而與結言為信。是濟其言。是義之也。叛逆之臣而濟其言是以其事為義所宜然也。由弗能。

按片言折獄。子之稱子路。必有所見而記者遂以其無宿諾證之。謂子路忠信明決。故言未畢而人已信服。今觀小邾射來奔。不信國君之盟。而信子路之邀。則子路之見信當時。概可知矣。更讀其堅辭小邾射之語。愈見其不輕諾。是以能信。亦惟不輕諾。是以無宿諾也。

伊尹 力牧之後。或曰伊耆氏之後。名摯。仕商為阿衡。呂氏春秋曰。有侁氏女。採得嬰兒於

空桑。後居伊水。故命曰伊尹。或云。伊尹生於空桑。空桑地名。非眞桑也。

史記殷本紀　伊尹名阿衡。因後爲阿衡之官。故即以名之。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湯妃有莘氏女也。媵臣。送女同歸。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割烹要湯說本此。故孟子辨之甚力。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湯舉以任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此蓋湯薦之桀。桀不能用。所謂五就湯。五就桀是也。既醜有夏。復歸於亳。今河南偃師縣地。

天紀　成湯薦伊尹於桀。桀與羣臣沉湎於酒。伊尹進諫曰。君王以酒色之微雍壅滯。天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爲善。善則祥集。習是爲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伊尹自



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書新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伊尹知天命之至（去夏而至商）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耳於是尹接履（履相被）而趨（疾趨）遂適商就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夏歸亳商王而夏亡〔天紀〕商王二十有一祀大旱伊尹言於王發莊山（山名）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困〔書伊訓〕惟元祀（湯崩而太甲新立）伊尹祠（祭也）於先王（湯也）奉嗣王祗（敬也）見厥祖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天子諒闇）

則伊尹攝位以臨政。伊尹乃明言烈祖湯也。之成德以訓於王。作伊訓一篇詰詳書經。

〔又〕太甲 惟嗣王不惠順也。於阿衡。伊尹作書卽太甲篇。王惟庸視若尋常。罔念聞無所念聽。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於弗順不使與不順之人相狎處。營於桐宮今山西聞喜縣地。湯所葬處。營宮室於此地。密邇先王其訓親近先王而思其訓誨。無俾世迷可以感悟而不至久迷也。王徂往也。桐宮居憂。克終允德王居憂悔過。故終實有德於身。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吉服奉嗣王歸於亳。三祀終喪。而太甲已悔悟修德。故伊尹奉迎卽位。請詳太甲三篇。

〔又〕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太甲復位。而伊尹卽告老。故復政於君。將告歸。乃陳戒於德。恐太甲德不純一。任用非人。故又作此書以訓之。

〔世紀〕沃丁太甲

子。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祀以太牢親臨以報大德。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其相咎單遂陳伊尹事以告王。作沃丁書亡。世紀謂沃丁葬伊尹以天子之禮。悲慟誇誕之辭孔氏穎達謂葬以三公禮。庶爲得之。伊尹墓去湯冢七里大戊時其子伊陟復爲相。

子路第十三

赦小過

易解卦象曰。雷雨作解。雷雨交作。草木皆發榮滋長。有解象焉。君子以赦過宥罪。亦解之意。周禮秋官司刺掌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一赦曰幼弱。幼弱無知而犯法。故可赦。再赦曰老旄。九十曰耄老旄筋力已衰。不可受刑。故有過則赦。三赦曰惷愚。惷愚無知。故有過亦宜赦。書

〔舜典〕眚災過誤肆縱致災赦也赦〔又〕〔大禹謨〕宥過無大大過悞雖大必宥刑故無小小故犯雖小必誅罪疑惟輕罪有疑則從輕定法功疑惟重功有疑則從重受賞。〔又〕〔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刑有疑則赦之而正於五罰五罰之疑有赦五罰有疑則赦之而正於五過其審克之審詳以盡其能。〔文中子〕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禮記王制〕凡作刑罰輕無赦國家立法制刑雖輕無赦所以使人難犯以見君子刑罰不可不盡心詳慎毋輕加人以罪也。

舉賢才

〔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選其德行而保舉之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太學曰俊士才過於人。升於司徒者不徵征役於鄉免其鄉之繇役升於學者不徵於司徒並免

司徒之役。曰造士〔成就其才德也。〕〔又〕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司馬掌爵祿。凡入仕者皆司馬掌之。〕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試以官事。〕任官〔試以官事。果能勝任。〕然後爵之〔加之以爵。〕位定然後祿之〔受祿于朝。〕〔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舉而未授官。猶爲王國之賓也。〕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又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重其事也。〕登於〔登其書也。〕天府。內史貳之〔爲之副也。〕此謂使民興賢〔衆人共舉賢者。〕出使長之〔出爲都鄙之長。或爲



襏音撥
襫音濕

諸侯。使民興能，衆人共舉能者。入使治之。還入于鄉，或爲比長、隣長以治民也。

衛君　謂出公輒也。見上論衛君條。

稼　老農同。

周禮天官太宰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平地、山、澤也。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又地官大司徒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　不易之地，上地，年年可以種植者。家百畮。同畝。一易之地，須隔年方能一種者。家二百畮，使有所更易。再易之地，地之下者，須隔二歲方可一種。家三百畮。又閭師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國語齊語　今夫農，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蓑衣。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

其四支之斂以從事於田野。

圃

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長也草木。又地官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使以登進而成之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部場圃以毓草木也。又閭師凡任民任圃以樹事樹植之事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以此爲挩也。

衛古朝歌地。今河南淇縣是。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于朝歌。治殷遺民。命管叔蔡叔監之。武王崩。管蔡流言。武庚叛。周公以成王命興師誅武庚。即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侯。

史記衛世家封康叔武王母弟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成王長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左傳云。分康叔以大路大旗。少

帛綪茷旃旌大呂諸物。以章有德。十五傳至懿公爲狄人所滅。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曹。戴公卒，文公繼立而衛始興。魯僖二年，齊桓公伐狄。爲衛築楚邱。在今河南滑縣。其後衛貶號曰君。傳至君角。秦二世廢爲庶人。

春秋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粗布衣。大帛之冠。厚繒之冠。務材。蓄材木以立門戶。訓農。訓飭農事。通商。通達商旅。惠工。加惠百工。敬教。敬重五教。勸學。勸勉爲學之士。授方。授以百事之宜。任能。任才能之士。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言文公能勤儉以立國，招懷散亡，故能致十倍之衆以興也。

公子荊字南楚。衛公子也。仕衛爲大夫。

春秋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衛，說公子荊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按公子荊在衛以大約儉而寡營恭而有禮無世俗估侈之習故夫子特舉其居室之善以風世季札適衛一見相說蓋亦窺入于微也。

漢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　註

通鑑綱目漢明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以其老而知天地人之事桓榮爲五更以其老而知五行更代之事遣使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說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辟雍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明帝自爲太子受尚書于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

禮。常幸太常府。會百官及黌門生數百人。明帝親自執業。

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註

唐書儒學列傳。高祖始受命。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學。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祀。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惇厚之師。）老德（老成之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元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即秀乂也。）挾策負素。（負其素業。）坌集京師。文治

蔚然勃興。

魏徵獻陵之對 註

通鑑綱目唐太宗文德皇后旣葬。太宗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后陵名。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獻陵唐高祖陵名。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夫子明知冉子所議爲政。而故言爲事。以見國政不當議於家。與魏徵明知所望爲昭陵。而故言望獻陵。以見層觀之不應作。其意正畧同。

莒父 以莒子始封得名。後屬魯。今山東莒州地。

巫

春秋左傳僖十年秋狐突晉大夫適下國曲沃新城也遇太子太子申生時已死遇其告之曰夷吾無禮夷吾晉惠公名蓋指夷吾烝于賈君事余得請於帝矣請於帝以罪之又曰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又成十年晉侯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言曰殺余孫不義八年晉殺趙同趙括蓋趙氏之先祖爲厲也余得請於帝矣公懼入於室入室以避此告夢中之語公覺召桑田巫處於桑田之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將死不及食新麥公疾病六月晉侯欲麥欲嘗新麥使甸人獻麥召桑田巫示而殺之以其言不驗也將食張腹脹如廁陷陷於廁也而卒

膏肓

醫

通鑑前編神農氏製醫藥。說文巫咸臣。黃帝初作醫

外紀黃帝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入身明堂。究息脈

巫彭桐君處方醫餌。藥餌而人得以盡年。內經黃帝有素問若干卷

春秋左傳成十年立公晉景公也。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醫名。爲之使往治晉侯之疾。未至尚未至晉也。公夢疾爲二豎子疾化爲人。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心鬲也。之上膏心下爲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又昭元年晉侯平公有疾求醫

於秦。秦伯使醫和（醫名。）視之曰、疾不可爲也。出告趙孟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穀久則生蟲。）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此言易象言物受風則生蟲。）皆同物也。（易象與文字同義。）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易（恒卦）九三。（位雖得正、然以陽居陽、過剛不中、不能久於其所。）不恒其德、（言其惟躁動。）或承之羞。（人皆羞之。）貞吝。（雖正亦有吝也。易言九三過剛之象。夫子引易爻辭、爻以見人不可無恒如此。學者正宜玩其占也。）

四書考輯要卷九終

吳門穆大展局刻

四書考輯要卷十一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孫蘭森編校

論語

憲問第十四

羿（有窮氏之君也。偃姓。）

書五子之歌太康尸位（居其位而不理其事。如尸之居。）以逸豫（樂也。）滅厥德黎民咸貳（貳攜貳也。）有窮（國名。今山東德州地。）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以兵阻太康於河河遂廢之。）春秋左傳（襄四年）魏絳（晉大夫）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今河南滑縣地）遷於窮石（即有窮。）因夏

民以代夏政太康淫放失德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復微弱不振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恃其射也羿善射不修民事而淫於原原野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寒國名今山東濰縣地浞寒國君寒浞伯明氏夏時人之讒子弟也好讒之子弟伯明后伯明氏君寒棄之惡其好讒寘之冷地而不用夷羿即后羿收之收錄之也信而使之信任之以為已相浞行媚於內宮人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樂也羿於田以田獵樂之樹立也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信服寒浞羿猶不悛改也將歸自田家眾羿之家臣殺而烹之以食其子以羿之肉食羿之子其子不忍食死於窮門國門靡夏遺臣奔有鬲氏國名今山東德平縣地浞因羿室就其妻妾生澆

豷音係

猰音甲 貐音俞

即羿也。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不施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國名。今山東壽光縣地。及斟鄩氏。亦國名。今山東濰縣地。處澆於過。今山東掖縣地。處豷於戈。今河南歸德府屬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斟灌。斟鄩。之燼。餘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夏后相子。少康滅澆於過。后杼少康子。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淮南子

初。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淮南子又謂堯時十日並出。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按堯時猶是天也。安得有十日並出之事。即有十日。羿雖善射。矢雖能及遠。亦安能射日而落之。所謂日者殆亦如今之箭把。畫日之形。以其小而難射。故射中爲能。羿蓋十射而九中。所謂矢貫紅心也。遂訛傳爲能落九日耳。又誅九嬰水火之怪。猰貐怪獸能食虎。之屬有功於天下。人皆祀之。夷羿慕其爲人。因名曰羿。

奡 猗姓。寒浞之子。即澆也。力能陸地行舟。

春秋左傳 哀元年 伍員曰、昔有過澆。澆封於過。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夏后仲康子。后緡 后相妻。方娠、逃歸於有仍。夏時諸侯。言后緡逃歸其國也。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惎毒。能戒備澆之害。澆使椒 澆臣。求之。求而殺之。逃奔有虞。今河南虞城縣地。爲之庖正。能布其德。以收夏衆。使女艾 少康臣。諜 候間隙使殺之。澆。使季杼 少康子。誘豷 澆弟。遂滅過戈。豷國。復禹之績。少康滅澆豷。遂復立。爲天子。

裨諶 鄭大夫。

春秋左傳 襄二十九年 十二月。鄭六大夫盟於伯有氏。鄭六大夫也。

則伯有汰侈。將為亂。故為盟以定之。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禍未歇也。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公卿執政之人。必以職位大小次第舉之。則位班也。子產班位。擇善而舉。舉執政必擇有德者。則世隆也。子產之德。為世所隆。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言子產將為政也。

【又】襄三十一年　裨諶能謀。善於謀事。謀於野則獲。清閑之地。得其所謀。謀於邑則否。喧囂之地。蓋裨諶性喜寬閑。故謀事在郊野清曠之地。則所謀必當。如謀於城邑煩喧之地。則此心雜亂。不能定謀。此其才性之偏。鄭之為命。則裨諶草創者。正以其善謀也。

世叔　鄭大夫。姓游。名吉。公子偃之孫。故又號偃氏。即子太叔也。

【春秋左傳】襄二十七年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鄭地。今河南滎陽縣地。

趯音翟

趙孟曰七子從君。時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印段。公子段。從。以寵武趙孟名。也請皆賦以卒君貺。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又襄三十一年〕子太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文秀故能討論鄭國之命也。〔又昭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少姜晉侯夫人。之葬。梁丙與張趯。二子皆晉大夫。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晉文公襄公。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不使諸侯時來聘問而煩瀆于行。今嬖寵之喪而數於守適嬖數等於適夫人。唯懼獲戾罪也。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然。自今。子其無事矣。會將失諸

虒音斯

侯晉政令無常。将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言張趯雖有知。而不能為尊者諱也。

〔又昭九年〕游吉相鄭伯以如晉賀虒祁晉之宮名。建造初成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言勞土木。興怨謗。是可弔也。而又來賀。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也。

〔又昭十六年〕四月。鄭六卿餞宣子韓起。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以言志。子太叔賦褰裳詩鄭風。詩言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謝宣子之言。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

嫠音離　　萑音桓

終乎。言晉鄭所以終相善〔又昭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

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刼也。

人於萑苻之澤。澤名。今河南中牟縣地。於澤中刼人也。太叔悔之曰吾

早從夫子。謂子產。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

之盜少止。〔又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太叔相。相禮。見范

獻子。范孰獻子曰若王室何。時王室有亂故范獻子以爲問。對曰老夫

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言不敢及王室之事。抑人亦有言曰

嫠寡婦。不恤其緯。織布之緯。而憂宗周之隕隕墜敗亂也爲將及

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蠢蠢動擾貌焉然大國之憂也。獻子

懼而與宣子韓起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會諸侯以定王室也。又昭二十五年）夏會於黃父晉地。今屬河南封邱縣。子太叔見趙簡子。趙鞅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時子產已死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言六氣合於五行則氣得其正。氣爲五味以五行之氣適其口體。爲酸鹹辛苦甘之味。發爲五色發於外則爲青黃赤白黑之五色。章爲五聲章於物。則有宮商角徵羽之五聲。淫則昏亂過則智昏而色亂。民失其性過則傷性是故爲禮以奉之使之節而不過。民有好惡喜怒哀樂

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審其法則）宜類（宜其象類），以制六志（即六氣）。哀樂不失（六氣皆統於哀樂），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又（定四年）春，劉文公（王大夫）合諸侯於召陵（今河南郾城縣地。晉侯假王命以合諸侯也。）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臨其喪），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為亂首也），無怙（恃也）富（無恃富而淫），無恃寵（無倚寵而驕），無違同（無違同人所欲），無敖禮（執禮無敖），無驕能（無恃才而傲物），無復（重也）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鞅敢忘之。

按子太叔以美秀之質，擅文采之名，賦蔓草以儀

趙孟歌褰裳以送韓宣婉而多風蔚然稱善其繼子產當國則恪守寬嚴之訓勸范鞅平王室語趙鞅以守禮殆亦善於辭令者宜其討論協宜也

行人

周禮秋官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又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使適四方協九儀九命之儀賓客之禮按行人爲掌出使之官周禮所載乃天子之制諸侯之行人亦同也

子羽鄭公孫氏名揮字子羽官行人

春秋左傳襄三十一年 十二月北宮文子即北宮佗衛大夫相衛

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又〕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諸侯之大夫。之族姓姓氏所分。班位貴賤能否。人才之能否也。知是數者。則不至犯人忌諱。而辭令不畢不允。因人而施。而又善爲辭令。吐辭又復雅飾。〔又〕昭元年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鄭大夫。氏。伍舉爲介。副也。將入館。就國中客舍。鄭人惡之。惡其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城外除地。令尹使太宰伯州犁對曰。君

辱貺賜也。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將使公孫段之女。撫有爾之室家。若野賜之，於郊野之地行禮。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恐因衆而圖伐小國。小國失恃，小國失所依恃而亡其國。而懲諸侯，爲諸侯所懲戒。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違君安靖小國之命而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守館舍人。其敢愛豐氏之祧。言不敢愛其祧廟而使楚不得行昏禮。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弓衣。而入。弓衣均不載弓示無兵器也。許之。

按子羽以行人歷聘列國，周知列國之風俗厚薄。

人情好尚大夫世族之貴賤班次故能修飾鄭國命令以輯懌著稱觀其辭楚太子圍之懷詐聘女詞婉而嚴直破其奸子羽誠善於辭令者乎。

東里 鄭地註謂子產所居今河南鄭州有東里書院子產事詳見上論。

子西 名申楚平王庶長子爲楚令尹。

春秋左傳昭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也昭王也弱幼弱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廢嫡立庶而彰平王之惡國有外援秦爲外援不可瀆也言立已秦必來討王有適嗣不可亂也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又定五

年。王（楚昭王。）之在隨也。（今湖北隨州地。吳伐楚。楚昭王出奔隨。）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保安道路。）國（權立國也。）於脾洩。（楚邑。當在今湖北荆州府境。子西不知王所在。恐國人潰散。故假設王輿服。以收道路人心。且權立國於脾洩之地。）聞王所在而從之。（後知昭王在隨。乃率眾從王。）

〔又 哀元年〕吳師在陳。（此夫差也。時方侵陳。）楚大夫皆懼。（恐又伐楚。）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閭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與民共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民雖勞。不怨。）死知不曠。（民死於王事。自知尸必不至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反）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一日之行。（每日所行之處。）所欲必成。（必遂成所欲。）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用之爭戰。日新不已。）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又 哀十六年〕初。楚太子建



之遇讒也。事在昭十九年。自城父楚地。今屬河南項城縣。奔宋。又避華氏宋大夫。之亂於鄭。與晉人謀襲鄭。鄭人省察也。之。遂殺子木。太子建字。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召勝還楚。曰。吾聞勝也信而勇。舍諸邊境。使衛藩焉。使爲邊境之藩衛。葉公沈諸梁。曰。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吳之境上。爲白公。今江南潁州府地。請伐鄭。欲殺父讎。子西曰。楚未節。政令猶新。未得節制。也。他曰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言楚與鄭爲黨。讎不遠矣。勝自厲劍。磨劍。子西平子。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如鳥卵。余翼而覆之。藉我之翼覆育之。言無能爲也。楚國第。用人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

尹之狂也。子西不悛。（言並不防備之。）吳人伐慎（今安徽潁上縣地。）白公（即勝也。）敗之。請以戰備獻。（與吳戰。取得之軍器。）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西不聽葉公之言。縱容白公以致作亂。故死而甚慚恧。）

【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欲以書社（書其社之人民。）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按子西爲楚公子。矯矯自立幾立爲王。而辭榮不就。以讓德見稱於時。故或人心重之而以爲問也。但子西不知白公輕躁好勇。縱之以致亂國。已乏知人之識。且沮楚昭王之用孔子。又昧用賢之道。

是其入國不足道夫子彼哉之意固譏其無學無識無足比數非以其沮賂王用已而致憾也

伯氏齊大夫。無考。蓋封於駢邑。適有罪。而桓公奪其邑也。

駢邑名。其三百古者二十五家爲里。三百者。其里社人七千五百家。蓋大邑也。

孟公綽魯大夫。孟氏之族

春秋左傳襄二十五年齊崔杼伐我北鄙。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不在病我。不在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爲寇害。使民不嚴。不過嚴刻。務得民心。異於他日。此次用師。與他日異。齊師徒歸。也。空歸。



驪音離　驊音華　騮音留　騄音祿

按孟公綽事跡他無可考。蓋廉靜寡欲而乏肆應之才者。

趙今山西趙城縣地。

史記趙世家。趙氏之先與秦共祖。伯益。至中衍爲帝太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繆即穆王。造父取驥之乘並四馬爲乘匹。兩馬爲匹。與桃林。今陝西潼關廳地。古時多產馬。盜驪驊騮騄耳。皆馬名。獻之繆王。盜取名馬。以獻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

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今江南泗州地。偃王徐君名。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襄其能御之功。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今山西岳陽縣地。戰。奄父脫宣王。王將為戎獲。奄父脫之。奄父生叔帶。周幽王無道。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事公子重耳。亡奔翟。翟以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凡十九年。而反國。趙衰為原今河南濟源縣地。大夫。居原任國政。自此世世執國政。晉士伯謂趙衰為冬日之日。言可愛也。趙盾為夏日之日。言可畏也。傳至趙鞅。是為簡子。趙於是始號。趙名晉卿。實

專晉權。僖子卒。毋恤代立。是爲襄子。襄子卒。浣立。是爲獻子。獻子卒。子列侯籍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後滅於秦。

魏今河南開封府地。

史記魏世家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今陝西咸陽縣地。於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今山西霍州地。耿。今山西河津縣地。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晉掌卜大夫。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

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賞以大邑又名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卦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遇險固守比入爲衆所歸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至魏獻子爲晉卿傳至魏斯是爲文侯始與趙韓列爲諸侯後滅於秦

滕　姬姓侯爵周文王子叔繡所封今山東滕縣春秋魯隱公七年始見滕侯卒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其後書子蓋時王所黜也漢書地理志滕封三十世爲齊所滅國策謂滕滅於宋未知孰是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於薛今山東滕縣西有薛城春秋魯莊公三年書薛伯卒蓋

駘音台

亦時王所黜。世次不可考。或謂滅於齊。後齊孟嘗君封於薛。

春秋左傳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爭位次之先後。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來朝寡人。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謙言來辱也。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臧武仲名紇。臧文仲之孫。臧宣叔之子。短小多智。時號爲聖人。謚曰武。

春秋左傳襄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今山東嶧縣地。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鄫地。今屬山東滕縣。國人逆喪者。兵敗多死者。故

髽音過

[illegible]音彭

遭喪者成來迎。皆髽。以麻結髮。言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但髽而已。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臧紇時服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時襄公尚幼。侏儒短小之人號侏儒。臧孫形狀短小。故云。是使侏儒。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

〔又〕襄十三年冬。城防。臧氏邑。今山東費縣地。書事時也。及時作事。於是將早城。言前此未欲早城也。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因武仲有此請。入此時乃城也。

〔又〕襄十四年衛侯獻公。在郲。為孫文子所逐故奔於郲。今河南開封府地。臧紇如齊唁弔失國也。衛侯。衛侯與之言。虐。所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入國。矣。其言糞土言皆無禮也。子展子鮮衛公子。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所言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子展子鮮或輓之前牽也。

或推之之後送之。欲無入得乎。言衛侯已雖不道而得入相輔自然必得復國也。

【又】襄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十八年從晉侯侵齊作林鍾鑄鐘而聲應林鍾也而銘魯功焉以所得兵器鑄作大鐘以銘其功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銘其德不重功伐諸侯言時計功舉動必因時以紀大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今稱伐則下等也儕於大夫計功則借人也。借晉之力已本無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小國幸幸而得勝於大國而昭所獲以怒之昭彰所獲恐齊怒也亡之道也。

【又】襄二十一年【邾】庶其邾大夫以漆閭丘。二邑名皆在今山東鄒縣地來奔據邑以叛歸魯。【季】武子受其邑以公姑姊。公姑姊。蓋寡者也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從庶其來歸者。於是魯

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時爲司寇。曰子盍詰治也盜武仲曰不可詰也不可盡詰。言盜多也紇又不能紇之才又不能治盜。季孫曰我有四封四境皆有封禁。以便查詰。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名外盜其指庶其。而大禮焉妻以公姑。是加大禮於庶其何以止吾國中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即使食邑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宜也也又可禁乎。

又襄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

子公彌季氏長子長而愛悼子季氏少子訪於臧紇季氏愛悼子欲立之而不決懼人之不從也以臧紇爲魯賢大夫故訪而立之臧紇曰飲我酒我爲子立之飲我酒而代爲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取新尊洗潔淨也召悼子降臧孫降階逆之先名而降逆之以示尊立之意大夫皆起及旅獻酢禮畢乃通行旅酬而召公鉏即公彌使與之齒與悼子爲齒並立位列悼子下使從庶子之禮也公鉏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立悼子以成已志孟氏之御騶御馬者豐點好羯也孟氏庶子豐點與之相善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點知公鉏惡臧氏不立已故請立羯以共讎之孟孫莊子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以候季氏季孫至入哭而出

遂立羯。聽公鉏之計而遂立羯。臧孫入哭。入哭孟孫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言孟孫與子素不相善。何必哭之如此其哀。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言足爲身之害故曰疾疢。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因惡我而常自謹愼是爲藥石。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言孟孫爲我藥石。我常防備謹愼。猶不爲害。季氏愛我爲疾疢。雖遂一時之好。而惡我者衆。其毒我者尙多。使我不及備也。孟孫死。我亡無日矣。臧孫見公鉏欲立羯。羯立。必與公鉏共讎臧氏。故感而爲此言。自知其必亡。所以不覺痛哭也。孟氏閉門。恐人竊聽。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聞孟氏之言而私爲戒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除葬道。藉除借人除道。於臧氏。臧孫使正夫隧正。司夫役者助之。除於東門。甲從

已[使甲士從已爲備恐孟孫害之也。]而視之[視除道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見有甲士相隨。恐其果爲亂也。]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魯南城東門。]以出[時關有守者臧孫乃犯之而出]奔邾。[今山東鄒縣地。]初。臧宣叔娶於鑄[今山東肥城縣地。]生賈及爲而死[鑄女死。]繼室以其姪穆姜[魯公夫人。]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言臧紇本不應立以係穆姜姨子。遂得立爲臧氏。]臧賈臧爲出在鑄。[二子皆鑄人所出不得立。因還舅氏家。]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臧紇既出奔。自邾使臧賈請立後於魯。]且致大蔡焉[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爲先人請立後。]其可。賈曰賈聞命矣。使爲納請[納龜以請。]遂自爲也。[爲至魯。遂不爲賈請乃請自立爲臧氏後]

臧孫如防。按此即所謂以防求爲後於魯也。使來告曰。紇非能爲害也。知不足也。慮事不周。遂致此禍。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立後以奉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而請。得請乃舍邑而去。故孔子以爲要君。乃立臧爲。臧孫致防而奔齊。臧孫據防至是乃去。猶之還邑於君而奔齊也。其人防邑之人曰。其盟我乎。陳其罪而盟諸大夫以爲戒。臧孫曰。無辭。無以罪已狀將盟臧氏。季孫名外史掌盟之官。掌惡臣掌司從前奔亡諸臣之罪狀而問盟首。問從前載書之辭。焉。孟椒孟氏孫子服惠伯也。曰。盡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犯也。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言孟椒可謂能矣。齊侯莊公。將爲臧紇田。將與之田邑。臧孫

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前對曰。多則多矣。言戰功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人常寢處之地。則不敢居。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時晉有欒盈之亂。寧。晉國之亂安寧。則事之。事晉。非鼠何如。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激言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不順理。而施不恕也。不能推已及人。謂其為季氏廢長立少也。家語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卽謂出奔。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卽狐駘之役。是勇不足名也。黃氏曰。抄臧氏代不乏人。言臧氏多賢大夫。僖伯諫觀魚。諫魯隱公觀魚於棠。哀伯諫

取郜鼎。諫魯桓公取郜大鼎於宋。至臧孫辰復能以言立。即所謂立言以垂不朽。後之卿大夫皆宗之。方東門東門氏也。襄仲之子歸父欲去三桓。季孫行父欲追怨治其後。獨臧宣文仲之子。能斥以後之人何罪。皆可謂賢矣。臧武仲以智稱。乃阿季氏之私。廢長立庶。卒見惡孟氏而奔齊。臧氏遂衰。殆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之類與。

按臧武仲在魯。以多智自見。當時號爲聖人。考左傳所載。知衛獻公之復國。阻季孫之鑄鼎銘功。譏其受邾庶其之叛。而招致外盜。知齊侯之將敗。而不受其邑。明理先見。皆其多智之大者。即其謂

孟孫惡我。爲藥石。季孫愛我。爲疾疢。亦以見自知之明。惟爲季孫廢長立庶。違禮義而逞私心。以圖迎合季孫。邀寵固位。而卒得罪孟氏。致犯門斬關而出。在彼方自以爲能智。而不知作不順而施不恕。智而失之鑿。終以不智見譏。是可惜也。至其如防求後據邑邀請。又蹈要君之跡。果何謂哉。

卞莊子 魯邑大夫。失其名。曹叔振鐸之後。其支庶有食邑於卞者。因以爲氏。卞。今山東泗水縣地。

韓詩外傳。卞莊子。好勇。母無恙也。病也。時三戰而三北。敗也。交游朋友也。非之。國君辱之。以其善敗爲辱。卞莊子受命。顏色

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言須事奉母親不敢死戰是以每戰必敗辱及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請死戰以塞前此之責我者。遂走敵而鬬獲甲首。獲敵國甲士之首也。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再北。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請爲兄弟敬其勇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言前此之北。爲母在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不受辱而猶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春秋後語莊子性好勇嘗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食牛肉而甘。則兩虎必爭。鬬則大者

傷小者亡。從傷而刺。因其傷也刺之。一舉必有兩獲。必得兩虎。莊子然之。果獲二虎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畏其勇也。

公叔文子 衛大夫。名拔。又曰名發。公叔其氏也。

春秋左傳襄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說公叔發。季札與公叔發相得也。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文宣十三年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請靈公。臨其家而設享。退見史鰌。史魚。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言靈公至子家。見其家富必生貪心 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言子能執臣禮。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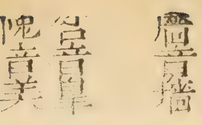
免。可免於難。戍也文子之子。驕其亡乎。必亡其家。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南子。之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明年戍奔魯。〔禮記檀弓〕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衛地。今屬山東滋陽縣。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請前行以去。示不欲聞其事也。〔又〕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言有數也。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齊豹曾作亂。殺衛侯之兄縶。夫子以其死衛寡人。公出奔死鳥。文子從焉。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尊卑



多寡之序。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按公叔文子事跡。多不可考。左傳紀其與吳季札一見相得。稱為君子。禮記紀衛君稱為貞惠。是其時言樂笑言動不苟。可以想見其家富而能執臣禮。其義然後取。固有可信。惟其與家臣僎同升諸公一事。則止見於論語。向非聖人為之表微闡幽其事不幾湮沒哉。

晉文公 晉。姬姓。侯爵。周武王少子。唐叔虞之後也。傳至晉昭侯。封其叔成師於曲沃。今山西聞喜縣地。是為桓叔。桓叔之孫武公。滅晉哀侯而有之。徙居絳。今山西絳州地。至靖



偃音掩　咎音皋　隗音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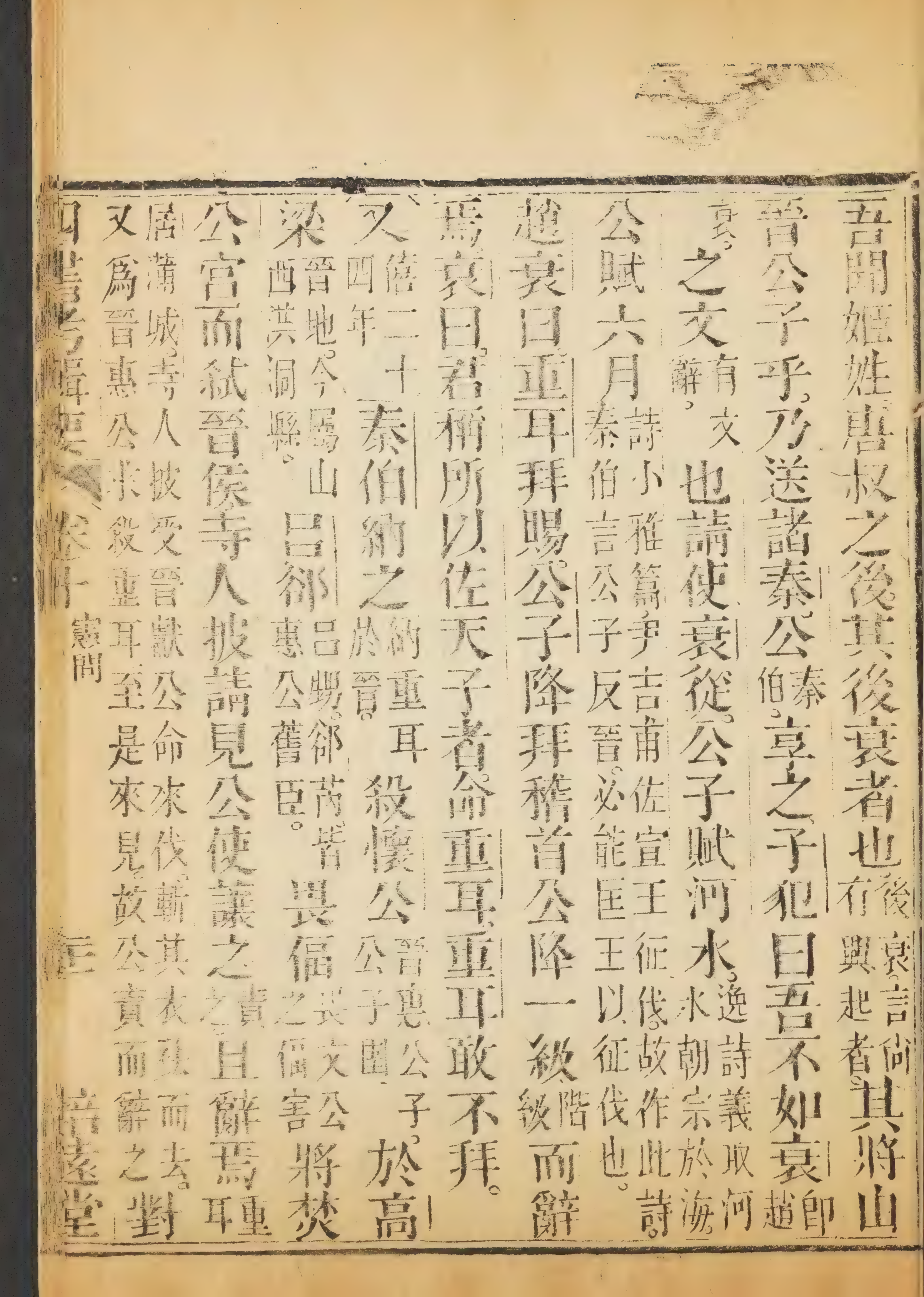
公。韓魏趙三分其地。遷靖公爲家人。凡三十君。七百四十一年。晉文公。獻公子。名重耳。爲晉侯時。重耳年。已六十二。又九年。晉始霸。卒謚曰文。世爲諸侯盟主。

春秋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晉獻公嬖其妾驪姬。欲立其子爲太子。乃譖諸群公子而逐之。重耳遂奔狄。狄爲重耳母家。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即魏犫。司空季子胥臣臼季。狄人伐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此季隗言也。我二十五年矣。言現今已二十五歲。又如是而嫁。年已五十七。則就木焉。言將死也。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不爲重耳設地主之禮也。出於五

鹿衞地今屬直隸開州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野人不與食而與以土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狐偃字曰天賜也有土之祥稽首受而載之載其土於車及齊齊桓公妻之以女妻之有馬二十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安此不欲行也從者以爲不可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適有蠶妾方採取桑葉在樹上聞其謀以告姜氏即重耳妻姜氏殺之恐其洩漏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言將遠行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懷人之寵與安安於所處實敗名敗壞功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醉重耳而私載之去醒以戈逐子犯重耳酒醒不欲去齊故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聞重耳兩脅之骨皆相駢合欲觀其裸欲俟赤身觀之浴俟重耳方

櫜音羔　鞬音建

〔浴身。〕薄〔迫也。〕而觀之〔言曹共公亦無禮於重耳也〕僖負羈〔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夫子〔謂重耳〕必反其國。子盍蚤自貳〔自別異於曹。以結好重耳。〕焉乃饋盤飧〔食物。〕寘璧〔寘璧於飧中。不令人見。〕焉。公子受飧反璧〔以見不貪〕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爲舍。言三退以辟楚。〕若不獲命〔辟三舍而楚必不許。〕其左執鞭弭〔弓末無緣之處〕右屬櫜〔受箭之物〕鞬〔受弓之物〕以與君周旋〔與君戰也。〕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所志廣大〕而儉〔所行守法則節曰儉。〕文而有禮



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後衰言倘有興起者]其將由晉公子乎乃送諸秦公[秦伯]亯之子犯曰吾不如衰[趙衰即衰]之文[文有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於海]公賦六月[詩小雅篇尹吉甫佐宣王征伐故作此詩秦伯言公子反晉必能匡王以征伐也]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階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又[僖二十四年]秦伯納之[納重耳於晉]殺懷公[晉惠公子圉]於高梁[晉地今屬山西洪洞縣]呂郤[呂甥郤芮皆晉惠公舊臣]畏偪之[畏文公偪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責之]曰辭焉[重耳居蒲城寺人披受晉獻公命來伐斬其衣袪而去又為晉惠公求殺重耳至是來見故公責而辭之]對

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爲君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言又將有難蓋知呂郤之將害晉侯也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將爲難晉侯潛會呂郤不知也秦伯於王城秦地今屬陝西朝邑縣已丑晦公宮火不獲公乃如河上呂郤焚公宮而不獲公乃遂至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初晉侯之豎小吏頭須豎名守藏藏庫藏者也其文公出時竊藏竊其庫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郎豎頭須之辭也曰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所以繫馬者之僕其亦可也皆可以事君何必罪居者言居者代守社稷行者親執羈紲皆所以事君何爲獨罪居守之人國君而讎匹夫懼者其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又晉侯賞從亡

者介之推[文公微臣]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天實置之。[言文公本天所位置]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晉地。今屬山西介休縣]為之田。[祭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又〕[僖二十五年]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周襄王時為王子帶所逐]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求諸侯之歸服]莫如勤[納也]王。諸侯信之。[諸侯聞晉有納王之舉自咸信服]且大義也。晉侯辭秦師。[讓秦師使還國]而下。[晉師獨下納王]夏四月。王入於王城。晉侯朝王。王饗醴。[饗而設酒]命之宥。[宥飲也蓋加賜幣帛以助飲]請隧。[闕地通道以葬。此王禮也。晉文公求王賜以此禮為葬備]弗許。曰。王章也。[言隧乃王者之章麼]與之陽樊[今河南修武縣地]溫[今河南溫縣地]原[今河南濟源縣地]攢茅[今河

南修武縣地。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四邑皆在晉之南。陽樊不服。圍之。倉葛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俘囚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地而已。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帶三日兵糧。期三日必降原也。原不降。命去之。三日期滿糧盡。故撤圍而去之。諜間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本約三日降原。今既不降。自應去原以示信。逾期而俾其降。是失信也。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守原大夫。於寺人勃鞮。即寺人披。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以至菲之飲食從文公於徑以行從餒而弗食。雖甚饑不敢先食。言其廉而不忘君也。故使處原。

又僖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欲晉出師救之

也。先軫曰報施報宋公前此贈馬二十乘之惠。救患救宋此時受圍之患取威勝楚則諸侯畏服、取一時之威武。定霸勝楚則霸業成矣。於是乎在皆在救宋之一舉。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楚與衛新為婚姻。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楚師往救曹衛則必不能兼圍齊宋故齊宋可免。前年楚使申叔戍穀邑以陵齊。於是乎蒐也。習武於被廬晉地。作三軍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制。晉侯始入始入晉國時。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且求生不能安其故處。於是乎出定襄王即前納襄王也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皆懷生而安居矣。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其用未明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即三日糧盡而退圍原乃降也。民易資

(交易資財)者。不求豐(不詐以求過豐)焉。明徵其辭。(不二價言信之至矣)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順也。民不知禮則不知敬上而任所使也)於是乎大蒐(即蒐於被廬也)以示之禮。(明少長貴賤之禮)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聽上之命而不惑乃可用也。)出穀(楚地。今屬湖廣穀城縣，)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事在僖公二十八年。)一戰(即城濮之戰。)而霸文之教也。(以文德教民也。)

又(僖二十八年)晉侯圍曹門焉。(攻其城門。)三月入曹數之。(數曹人之罪・)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免其族。不使兵得擾之。)報施(報飱璧之贈也。)宋人使門尹(官名。)般如晉師告急。(楚人未解圍。故復告急於晉。)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

未可未肯助戰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此設計使宋舍晉而以賂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於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欲以激怒楚師楚愛曹衛必不許也楚愛曹衛而惡晉分其田以與宋必不許齊秦之為宋請喜賂怒頑不可告請故曰頑也言齊秦喜宋之賂怒楚之頑能無戰乎此晉人之謫也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畀與也楚子入居於申楚地今屬河南南陽縣使申叔去穀前使申叔戍穀使子玉去宋子玉圍宋今使撤圍而去曰無從晉師不與晉爭戰晉侯在外出亡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今復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謂惠懷二君及呂郤天之所置言重耳為天之所立也其可

殺乎。子玉使伯棼楚大夫。子文之孫。請戰不肯去宋，故請命楚子將與晉戰。王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以釋宋爲晉侯惠臣取二。以釋曹衛爲已功。不可失矣言楚無禮，應亟與之戰也。先軫曰。子與之言宜許子玉之言。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不許之。是三國不得安靖而將亡也。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不許楚言。則楚必不釋宋之圍，是棄宋與楚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救宋而棄之。則必爲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此下乃先軫畫策也。私令曹衛告絕於楚以攜貳其心。而後復其國。執宛春楚使以怒

楚既戰而後圖之。[既戰決勝負而後定計。此亦足見晉人謀慮]公說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求戰。]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退三舍。楚眾欲止。[欲止而不戰。]子玉不可。夏四月。次於城濮。[衛地。今屬河南滑縣。]楚師敗績。丁未。獻楚俘[與楚戰所俘獲之兵甲人]民於王。鄭伯傅王。[相王。]用平禮也。[以平王享晉文侯之禮享晉文公。]王享醴。命晉侯宥。[既享。又命晉侯。賜以束帛。以將厚意。]策命晉侯為侯伯。晉侯三辭。從命。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即所謂以文德教民。]是會也。晉侯名王。[襄王也。襄王之來。由晉侯名之使來。]以諸侯見

晉侯以諸侯之禮見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河水之南。言非其地也。非可狩之地。且明德也。言召君之嫌所以晉敗楚之功德。（又僖三十年）九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即重耳出亡過鄭。鄭不禮之也。且貳於楚也。燭之武鄭大夫。見秦伯曰。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焉用亡鄭以陪鄰。謂晉國。晉與秦隣。鄭與晉隣。鄭亡。惟晉國得有其地。陪隣言使隣人得加倍獲地也。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與鄭人盟。秦與鄭人成私盟而歸。子犯請擊之。請擊秦。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晉侯言非秦無由復國。因人之力而敝之。擊之也。不仁。失其所與。擊秦則兩國失和。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兩國本整師而來。今

呴音噓

中道相擊不可謂武吾其還也。亦去之。〔文〕僖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曲沃有舊宮出絳。晉都柩有聲如牛。如牛呴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言柩有聲者君命大事也將有西師過軼越指秦也我師擊之必大捷焉。此卜偃恐柩之有聲驚亂衆心故藉此以解。明年晉襄公敗秦師於殽。

按晉自文公主盟中夏霸業稱盛城濮之戰抑楚尊王功施赫著自是世爲盟主而夫子獨謂文公譎而不正者此亦誅心之論也其與秦伯其謀納王則聽子犯之謀將藉此以求諸侯遂辭秦師而獨下此以譎待秦也圖原而示以三日之糧糧盡

而去以示之信此又名爲信而實以譎待原也將以救宋報德而故伐曹衛以分楚師使救曹衛而舍宋且使宋賂齊秦以救宋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怒楚此又以譎待宋以譎制楚也楚請釋宋之圍則私許復曹衛以攜楚人之黨執楚使以致子玉之憤此又以譎待曹衛及子玉也故其勝楚之功雖顯而往往以詭道倖成宜乎爲聖人所不取也以晉文視齊桓又豈可相提並論城濮之功雖多於召陵溫之會雖斂於葵邱晉三會諸侯莫有不至雖盛於桓公然齊桓遷邢封衛毫無私意

德播諸侯晉文則私許復曹衛復爲私怨而執衛侯且使醫酖之旣執曹君直至有疾聽筮史之言始復曹伯已失信於同姓諸侯矣齊桓受天王賜胙凛天威於咫尺不敢失下拜之儀而晉文則請隧以干王度名天子以會河陽已失尊王之義矣齊桓寧不得鄭不受子華之私請而諸侯內附晉文則爲元咺執衛侯爲臣執君又失君臣之禮矣此夫子所以謂其遜於齊桓也其後晉襄敗秦於殽以世爲婚姻之國而干盟敵釁世成仇隙讀左氏呂相絕秦一書利口辨言皆晉之失而皆委其

責於秦文公之後且世以譎勝謂非文公貽謀不臧乎。

齊桓公（姓姜氏。名小白。太公之後。釐公次子。襄公弟也。襄公被弑。桓公還立。遂霸諸侯。卒諡曰桓。）

春秋左傳（莊八年）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慢易無節）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爲小白之傅）亂作。（公子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糾小白庶兄管名爲子糾之傅。）來奔。（奔魯）【又】（僖九年）夏。伐齊。納子糾。（魯伐齊以納糾也。）桓公自莒先入。桓公與子糾爭入。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中帶鉤。桓公佯死。管仲使使報魯。送糾者益遲。（送糾者以

桓公已死故行益遲桓公遂先入齊。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齊地。今屬山東博興縣。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託為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欲快意殺戮之。蓋欲生得管召而用之。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今屬山東曹縣。齊為齊殺之也。召忽死之。管仲請囚知鮑叔必薦己。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今屬山東蒙陰縣而稅之解其桎梏。歸而以告告桓公。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齊卿高敬仲。言管仲治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又莊十年〕齊侯之出也為公子奔莒之時。過譚今山東歷城縣地。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又閔元年〕狄人伐邢今直隸順德府地。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篇。本周公勞還將帥之詩而追溯其未歸之時云云也。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所求本華人同惡、齊人救邢。〔又〕齊仲孫湫來省也。視難。莊公卒。子般立。共仲使人弒般而立閔公。仲孫歸。公桓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取也。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所以爲國之本。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霸王之器也。資也。〔又閔二年〕〔僖之元年。〕此左氏逆記之辭。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今直隸邢臺縣地。二年。封衛於楚邱。今河南滑縣地。邢遷如歸。如歸故國。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國。皆總言齊桓之能撫集諸侯也。〔又〕僖元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奔諸侯之師中。師遂逐狄人。具備也。邢器用。凡國中所用。而遷之。遷夷儀。師無私。無私取。焉。

所謂邪遷卹舒也。

又（僖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為楚黨）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至也）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包裹）茅（菁茅也。祭畢。縮酒於地。以降神。必以茅藉之。）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南巡。楚人以膠舟渡王。中流膠化而舟解。昭王溺死。）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言王沒於水。則水之過。與楚無干。）師進。次於陘。（蔡地。後屬楚。今屬河南郾城縣。）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以楚師將服而退。）次於召陵。（蔡地。後屬楚。亦屬河南郾城縣。）齊侯陳諸侯之師。（以師之衆示楚也。）與屈完乘。（共車）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齊桓公自稱）是

爲言興兵動衆。豈故意妄擧。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山名。在今河南葉縣地。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言齊若以德服諸侯。莫有敢不服者。如僅以力。則楚地險兵强。無所畏也。屈完及諸侯盟。

〔又僖七年〕秋。盟於甯母。齊地。今屬山東魚臺縣。謀鄭。時鄭尚未服。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貳心也。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官官司受方物。時周室衰微。諸侯貢賦多闕。至是始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以歸天子。

〔又僖九年〕夏。會於葵邱。宋地。今屬河南睢州。王使宰

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祭事於文武文王武王使孔賜伯舅謂齊桓也。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加以勞績賜一級等也無下拜。下拜。拜階拜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八尺曰咫。言天鑒不遠也小白余敢貪貪侍也。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貪命廢禮則貽天子羞矣。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於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晉獻公。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北狄地。今直隸永平府。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經畧東方。之不知則不可知。西則否矣西會既畢。無心經理矣。其在察也

亂乎。言晉將有亂也君務靖亂。儆戒晉獻將廢嫡立庶。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又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好女色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妾之嬖寵得如夫人者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即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求於齊桓欲立爲太子也冬十月。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夜殯。時五公子各樹黨爭立。桓公卒宮中空。莫敢棺桓公

尸在牀上。六十七日。乃殯尸。蟲出於戶。【史記齊世家】五年。桓公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獻遂邑魯地。今屬山東寧陽縣。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齊地。今屬山東東阿縣而盟。魯將盟。曹沬以匕首刀也。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管仲曰。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助也。不可。於是遂與曹沬三敗所亡地於魯。曹沬三與齊戰。三北。失地於齊。今齊盡還所得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二十三年。山戎伐燕今直隸薊州地。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伐山戎。至孤竹今直隸灤州地。而還。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燕久不與上國會盟。故天子之諸貢亦不供。至是始納貢如舊。

侯聞之皆從齊　又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同僻）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言自安於夷狄）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咸來盟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即熊耳山在今河南宜陽縣地。）北伐山戎離支（即令支。今直隸遷安縣地。）孤竹（今直隸灤州地。）西伐大夏（西羌地。今甘肅河州。）涉流沙（西域地。今甘肅嘉峪關外。）束馬懸車（言不用兵甲。）登太行（山名。在今山西絳州地。）至卑耳山（即附於太行者。）而還諸侯莫敢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魯莊十三年。會於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此爲兵車之會三也。）而乘車之會六（魯莊十四年。會

於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盟於幽止。八年盟於洮。九年。會葵邱。此爲

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是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泰山下小山。在今山東泰安府地。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黄氏日抄。大臣之要。管子書名。曰。桓公入國。踐位之年。欲繕兵革。仲管仲諫。不可。至五年。欲伐宋。以救杞。仲諫不可公乃始用其謀。不伐宋而城緣陵。杞國地。今屬河南杞縣。以封杞。明年。狄伐邢。又用仲謀。城夷儀以封邢。明年。狄伐衛。又用仲謀。城楚邱。以封衛。公問將何行。言何以治國也。乃請寬關市之征。又問何行。乃請輕諸侯之幣。諸侯來朝於齊

侯聞之。皆從齊　又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
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同僻）遠。不與中國
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言自安於夷狄）唯獨
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咸來盟會）
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即熊耳山。在今河南宜陽縣地。）北伐山戎離支（即令支。今直隸遷安縣地。）孤竹（今直隸灤州地。）西伐
大夏（西羌地。今甘肅河州。）涉流沙（西域地。今甘肅州嘉峪關外。）束馬懸車（言不用兵甲。）登太行（山名。在今山西絳州地。）至卑耳山（即附於太行者。）而還。諸
侯莫敢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魯莊十三年。會於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使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此爲兵車之會三也。）而乘

於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盟於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於洮。九年。會葵邱。此爲乘車之會六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是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泰山下小山。在今山東泰安府地。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黄氏日抄大臣之要。管子書名。曰桓公入國踐位之年。欲繕兵革。仲管仲。諫不可。至五年。欲伐宋以救杞。仲諫不可。公乃始用其謀。不伐宋而城緣陵。杞國地。今屬河南杞縣。以封杞。明年。狄伐邢。又用仲謀城夷儀以封邢。明年。狄伐衛。又用仲謀城楚邱以封衛。公問將何行。言何以治國也。乃請寬關市之征。又問何行。乃請輕諸侯之幣。諸侯來朝於齊

不令獻重幣也又問何行乃請賞其國以及諸侯之國又問何行乃請隰朋齊大夫爲東國猶言在東也賓胥無齊大夫爲西土猶言在西也以親附四方之諸侯齊之恩威遂四達於天下。乃教諸侯足民足食足兵復正君臣父子之道然後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莫不賓從而夷狄以服中國以安。蓋自東遷諸侯爭強未嘗有一日能不事兵戈者至管子始一切反之而有以弭其爭。按此所謂一匡九合。不以兵車也。

按齊桓公當周室式微荊楚梟張之時。合諸侯以尊周攘夷功最著者惟召陵一戰自是王[illegible][illegible]而

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陳旅聶北而狄退。獻捷過晉而戎孤。卻子華之私請而鄭服。存三亡國而諸侯附。此其舉止正大。陣陣堂堂為何如。宜夫子之亟許之也。惜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發號施令。不過為霸者假之之術。即召陵之役。本為蔡姬而伐蔡。遂以及楚。又不能問楚憑陵之罪。僭王之非。僅以包茅不貢。昭王不復責之。觀屈完之對。楚固未嘗心服也。為富國而乃通魚鹽之利。為強兵而作內政以寄軍令。癸卯之會曰。無以妾為妻。而桓公多內寵。既相管

仲而豎刁易牙開方之徒。嬖幸不絕。卒至身亡而國亂。既死而尸蟲出於戶。霸業不終。亦可哀已。假仁假義。豈曰不譎。夫子特以較之晉文爲差勝耳。孟子謂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亦此意也。

又按九合諸侯。集註謂作糾合。則凡齊桓之會諸侯皆是。有會盟歃血不以兵車。則爲衣裳之會。有會諸侯共謀以兵伐國。則爲兵車之會。衣裳之會十有一。謂魯莊十三年會北杏（齊地。今屬山東東阿縣。）以平宋亂。十四年會於鄄（衛地。今屬山東濮州。）宋服也。十五年又

會鄄。齊始霸。十六年。盟於幽。宋地今屬河南考城縣。鄭服也。二十七年。又盟幽。陳鄭叛而復服也。僖元年。會於檉。宋地今屬河南陳州府。謀救鄭也。二年。盟於貫。宋地今屬山東曹縣。服江黃也。三年。會於陽穀。齊地今屬山東陽穀縣。謀伐楚也。五年。會於首止。衛地今屬河南睢州。謀寧周也。七年盟於甯母。鄭有二心謀鄭故也。九年。會於葵邱。尋盟且修好也。兵車之會四。謂魯僖八年會於洮。曹地今屬山東濮州。謀王室之難。十三年。會於鹹。衛地今屬直隸開州。王室有戎難也。十五年。盟於牡邱。齊地今屬山東聊城縣。救徐也。十六年。會於淮。宋地今屬安徽臨淮縣。謀救鄫也。此皆糾合諸侯

救災恤患尊周攘夷不事兵爭爲齊桓霸業之大者史記又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爲九次會合諸侯之證與集註說稍異然總以見齊桓霸業之盛耳故並載之

又按桓公子糾舊說紛紛皆謂桓弟糾兄故桓公殺糾爲非義聖門如子路子貢皆疑之而子則以管仲功大而罪可從輕亦許其不死而不稱其仁惟程子則以桓兄糾弟爲斷足破千古之疑胡傳亦謂子糾弟也桓公兄也桓公已立而名忽乃復納糾倚魯稱兵然義非是與程子論合今細按之桓

公子糾皆爲齊羣公子。桓公既先自莒入齊。高國已立爲齊君。正位君齊。則子糾亡公子耳。已不當與齊君爭。况子糾原非適子。本非必應立之人。管召輔之。用師伐國。是輔亡公子而抗齊君。已爲不義。罪有可殺。桓公不殺而赦之。又安得而讐桓乎。此管仲所以可不死也。獨是召忽之死。名爲其主。亦未可厚非。以管仲之有功王室較之。則召忽之死所見爲獨小耳

公子糾　見前桓公條。

召忽

管子小白踐位是爲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遂遣使請管召於魯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言齊桓公必用吾二人也雖然殺君指子糾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知將相齊而不懼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子其勉之乃行至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入齊國也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能全其節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不徒死也

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註

通鑑綱目初洗馬魏徵嘗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名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名王珪於嶲州（今四川嶲州）以爲諫議大夫。（王珪亦建成臣也二人仕太宗皆以敢諫著名）

衛靈公（名元襄公之子在位四十二年卒諡曰靈）

春秋左傳（哀二年）初衛侯遊於郊。（郊外）子南（靈公庶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太子蒯聵將殺夫人南子出奔宋故曰無子）將立女。（將立郢爲太子）不對。（郢不欲立故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

其改圖。謂改立他人。君夫人在堂。三揖。孤卿特邑。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故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言立適乃禮之正。今立郢非禮也。君夫人在堂。卿大夫在下。亦未必以立郢為是。君命適足取辱為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對曰。亡人之子輒在。郢知輒必爭立。故固讓之。乃立輒。是為出公。

國策衛策 衛靈近癰疽。瘍醫也。蓋業醫而得幸者。彌子瑕。衛大夫。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蓋侏儒之類。善假寐以夢為言者。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炙燥

也。則後之人無從見也。言前人身當炎燥之處。則後之人不得見。比人臣當權執政。蔽塞左右。而人君不得知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有人如煬竈遮蔽於君前也。是以夢見竈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蓋衛國賢人也。史記孔子世家衛靈公問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衛靈公夔夫人南子。縱注無道。見上論南子條。

陳成子名恒。又名常。姓田氏。卒諡曰成。陳完之後。陳厲公他生子完。與太子御寇相黎。御寇被殺。恐禍及已。遂奔齊。桓公使爲工正。是謂敬仲。齊懿仲將妻之。卜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敬仲在齊。因陳田二字音相近。遂改姓田氏。敬仲六傳而至子常。是謂陳成子。又三傳而至田和。遂篡齊而爲諸侯。傳至王建。滅於秦。

史記（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田常與闞止（隨簡公在魯者）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闞止。（害其權與己並）御（官名）鞅（亦田氏之族。）諫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常（田常）欲殺子我（卽闞止字。）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卽舒州。齊境地。今屬江南舒城縣。）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殺簡公。立簡公弟鰲。是爲平公。田常爲相。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

之（言君宜施德於民以得人心）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臣行刑罰以止惡）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人咸畏田氏之罰故皆歸之）田常於是盡誅鮑晏闞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今山東臨朐縣地）至瑯琊（今山東諸城縣地）自為封邑田常卒子盤代立謚常為成子

簡公名壬齊悼公子立四年為陳成子所弒事見陳成子條

孔子請討

春秋左傳（哀十四年）齊陳恒弒其君壬於舒州（齊境地今屬江南舒城縣）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言魯鄰于齊向為齊所欺陵其勢甚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

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

蘧伯玉 姓蘧氏。名瑗。字伯玉。衛大夫。

春秋左傳 襄十四年 衛獻公戒 敕也。孫文子 孫林父。甯惠子 甯殖。 食。命來共食。皆服而朝。朝服待命於朝。日旰 晏也。不召。至日晏尚不召二子進食。而射鴻於囿。獻公方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不釋皮冠。田獵之冠。而與之言。不即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衛地今屬直隸開州。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顛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 犯也。言不敢犯。之。雖奸

之庸知愈。勝也。言臣不能勝君也。遂行從近關。衛境。出。懼亂作欲速出也。

〔竟〕四月。公衛侯出奔

〔又〕襄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獻公弟爲復求復國。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衛大夫言曰。苟反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將以全身遠害也。蓋蘧伯玉當衛國多亂之時。而孫甯二臣。皆衛國强宗。執政專權。伯玉之力。既不能禁其不逐君。又不敢與聞復君之事。故遠避以自全也。

〔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聘問。適衛。說蘧瑗季札至衛。與蘧瑗相善。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家語〕外寬而内政直己而不直人。以直自持。而不能化人以直。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

〔說苑〕趙簡子將襲衛。使史

鰌音秋

轔音隣

鰌往視之（視衛國可伐與否。）鰌曰今蘧伯玉爲相史鰌（即史魚。）佐焉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　小學內篇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君門）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見君之路馬必憑式。）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伸節（不於衆共見聞之地方伸其恭敬之節）不爲冥冥惰行（不於幽獨無人之地自改其恭敬之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莊子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化於善。未嘗不始於是之其始自以為是。而卒詘之以非也。卒自知其非而詘然自下也。

按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即寡過未能之驗而學問日進之機也。其仕於衛未必深見信任是以孫林父甯殖有篡奪放弒之謀力不能撥而正之惟潔身遠去不與聞其事志良苦矣。此夫子所以謂其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易艮卦象曰兼重複，山艮。山為艮止之象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凡當止之理曰位。君子觀艮止之象。隨事皆思安所當止之位也。如大學人君止仁。人臣止敬。人父止慈。人子

止孝也。及中庸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之義。

微生畝　魯之武城人或曰微生高之族。

公伯寮　姓公伯氏。名寮字子周。魯人。家語列於七十二賢。古史考謂公伯寮爲讒愬之人非孔子弟子也

子服景伯　姓子服氏。名何魯大夫。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卒謚曰景。

春秋左傳　哀十二年　夏公會吳於鄫　鄫魯地。今屬山東嶧縣　吳來徵百牢。令魯出百牢以貢吳。子服景伯對曰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　數有常數。　矣若亦棄禮則有淫　過度　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　制禮定天子之牢數　不過十二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言不敢阻吳之需索也。　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

棄天而背本（不從周禮是爲棄天背本）不與必棄疾（放置凶疾）於我乃與之。〔又〕季康子欲伐邾（今山東鄒縣）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後季氏卒伐邾獲邾子益歸）〔又〕（哀十三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吳人將率公以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以吳爲諸侯之長）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諸侯率子男以見伯今吳率魯以見晉則晉成爲伯而魯爲子男之國應照子男之貢以貢於吳故曰改職貢）吳人乃止

〔國語〕（魯語）齊閭邱（齊大夫）來盟

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過也失而入於恭。如有過失閔寧近於恭景伯魯大夫。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能補前之闕也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自知其失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言失道尚為恭則得道者將何為乎。

作者七人按七人集註。謂不必求其人以實之而聖人多少悲憫深情全在矣字內見或曰。七人即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石門按左傳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於石門註謂齊地或曰濟北盧縣當在今山東長清縣地。鄭康成又謂為魯城外門當或有據石門守者蓋魯人隱遯不仕而專司石門晨昏啟閉之事也。

磬以石爲之數十六取八音而倍之也橫磬簴植上刻如鹵形曰崇牙足爲鳥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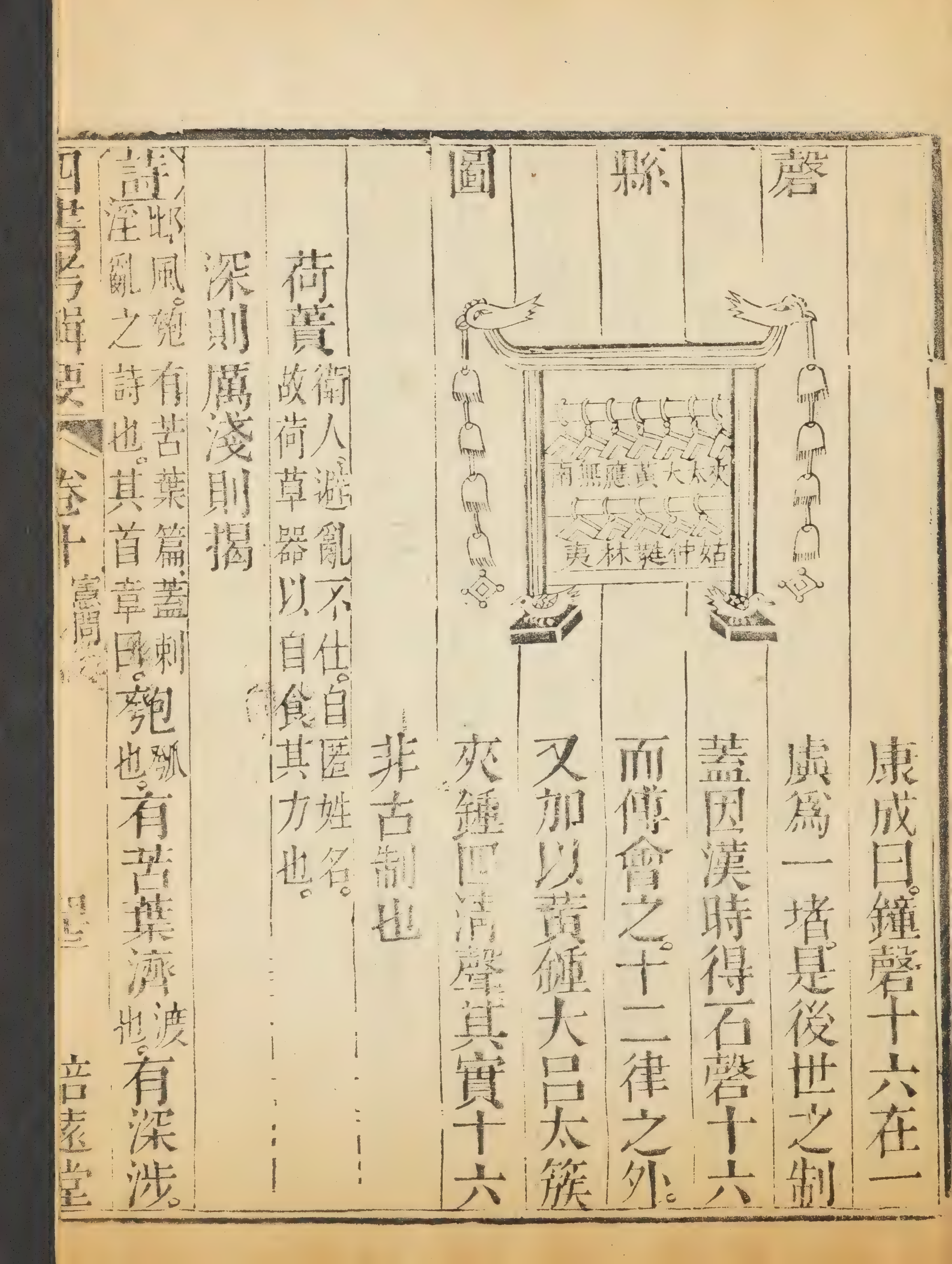
皇圖紀要帝嚳造鐘磬 世本無句臣堯作磬 通禮義纂黃帝使伶倫造磬 白虎通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也其聲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序貴賤之等）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別長幼之序）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明親疏之殺）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 書益稷予擊石（石磬）拊（輕擊）石（小磬）百獸率舞庶尹（官）長允諧 禮記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有界限之意）辨以致死（死生之際非明辨於義而

剛介如石者不能決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特磬圖

陳氏祥道曰磬後長尺八寸博寬也九寸厚二寸弦者兩頭相望者也兩弦之間三尺三寸七分半前長二尺七寸博六寸厚七寸。

按此即編磬是也按十二律之音而設周禮小胥所謂半爲堵是也鄭



磬縣圖

康成曰。鐘磬十六在一虡爲一堵。是後世之制。蓋因漢時得石磬十六而傅會之。十二律之外。又加以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淸聲。其實十六非古制也

荷蕢　衛人避亂不仕。自匿姓名。故荷草器以自食其力也。

深則厲淺則揭

詩邶風匏有苦葉篇。蓋刺淫亂之詩也。其首章曰。匏瓠也。有苦葉。濟渡也。有深涉。

揭音器

深則厲，去衣而涉。淺則揭，褰衣以涉也。比也。詩言男女當量禮義而後行，猶涉水者當量深淺而後行。荷蕢者引詩以見君子當量時以為進退也。

高宗　名武丁。小乙子也。繼立為殷天子，在位五十九年，廟號高宗。

書說命　王宅憂亮陰天子居憂之名。三祀，既免喪，其唯弗言。群臣咸諫王。王庸用也作書以誥曰：以台我也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不合於道，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今山西平陸縣地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又　王若曰：來汝說，予小子舊學於甘盤殷臣，既乃遯於荒野殷時常居於民間。入宅於河大河之側，自河徂亳今河南商邱縣地，暨及也

肜音融
雊音句

厥終罔顯及其後也。學終不能底于顯明。爾惟訓於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所以造酒者。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所以和味者。爾交修予。交輔我以自修之道。罔予棄不予遐棄。予惟克邁行也。乃汝也。訓。

〔又高宗肜日〕高宗肜日祭之明日又祭也。越有雊雉鳴。雉史記謂飛雉登鼎耳而鳴祖己殷臣乃訓於王曰王司職司敬民罔非天胤言祖宗皆天之嗣也。典主也祀無豐於昵時高祖蓋專祭禰廟。祖己謂七廟皆天之嗣不應獨於禰廟更致親昵以致飛雉來示戒也。

〔又無逸〕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曁小人高宗舊居田間與小人出入。作起也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和也。不敢荒寧嘉靖安治之意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民無小大皆莫有敢怨者肆故也。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年。書大傳武丁之前王道不正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兩樹合抱武丁懼側身修行思先王之道三年之後重譯而朝者六國。按書序及史記謂殷太戊時有桑穀拱生之異修德而桑穀死。書大傳及說苑言武丁時亦有此異。豈物異偶同。抑前有是異。誤傳而爲二耶。

史記殷本紀武丁修德行道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通志鬼方北胡種落或曰地屬陰。故曰鬼方應指西戎地。侍國而擾諸夏武丁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內外無患而商道復興。

冢宰

周禮天官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太宰即冢宰卿一人變冢言太者進退異名也進則

司官總屬故曰冢退則與五卿並列而為卿之首故曰太。書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白虎通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

原壤周文王第十六

原壤子原伯之後

禮記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治也椁原壤登木即椁木也曰久矣予之不託託興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言木文之華。如狸首之文采執女手之卷然言木之滑膩如女手之細軟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絕也。言方親喪而歌。失禮之甚。應絕之也。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不以一失而絕親故也

按原壤夷俟。蓋溺於老莊之流。縱恣放蕩。不以禮節自拘。觀其母死而歌。其病可同。孔子謂其老而不死。是爲賊。正以訓戒之。非詈之也。以杖叩其脛

孔子即手中所執之杖。叩之。使起立也。此仍親無失親故無失故之意耳。

闕黨 黨即闕里也。今山東曲阜縣地。

居於位　與先生並行

禮記曲禮

謀於長者 有謀議請教長者之事。 必操几杖 長者所憑倚。 以從之 非謂長者無几杖。蓋以是執弟子之禮也。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 長者之前。當執謙遜之儀。不辭讓。則自以爲是矣。 非禮也。 非事長之禮。

又

年長以倍

年加一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並行而差退也。

又長者與之提攜。手提童子。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負劍辟偏口也。咡旁。詔之與童子語則狀若負劍。或從旁與之語。則謂辟咡詔也。則掩口而對。恐口氣觸長者。

又遭先生於道路。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又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東鄉南鄉之席。皆尚右。西鄉北鄉之席。皆尚左。

又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不敢以己語亂長者之言。雜 請業之事。求當習 則起。請益。再問未盡之理。則起。

按童子侍長者。當隨坐隨行。曲禮所載皆教以謙

遜之道彼居先生之位與先生並行越禮犯分莫

此爲甚故夫子使之將命以習揖讓進退之節也

四書不歁要卷十終

吳門穆大展局刻



